

第二十二回 蔡小妹獄中雙救

〔先聲浣溪沙〕調

詞曰：

既不類雍糾婦愚，又不似緹縈上書。突如其來，蔡小姑。望中輕燕飛囚囹，憑他黑索把人拘。雙雙救出父與夫。

趙憚思叫趙雄說：“我有呈詞一紙，差你到仁和縣衙門去遞。再拿我的名帖。這位滑老爺是家老爺的門生。你說我拜上此案要速辦。”趙雄答：“是。”趙雄來到縣前，先將名帖送到門上說：“我家公子還有呈子一紙，要面呈太爺呢。”門上回明了，傳趙雄進內堂，遞上呈子，說：“家小主人拜上太爺，要請速辦。”滑知縣看完呈詞，說：“你回去拜上你家主人，我即刻差拿。”

當下差四名快頭前往，到陳保元家，不由分說，把洪昆鎖起，說：“你是首犯。”素娥、仙姑不知何故，嚇得魂不附體放聲大哭。又要鎖陳保元。有個年老的快手說：“伙計們，我老頭子當了四十余年衙門，未曾見過十三、四歲的孩子會做強盜，一定是冤枉。我們做些好事，放了他罷。”那班捕快說：“王老爹說得有理。”放了陳保元。陳奶奶跪謝起來，眾捕快擁了洪昆，陳奶奶哭隨在後。進了衙門，滑知縣坐堂。原差跪稟：“洪昆當面。”洪昆跪在公堂，口稱：“冤枉。”滑知縣問原差：“還有陳保元呢？”原差稟：“大爺，陳保元聞信潛逃。”滑知縣說：“你們再去訪拿。”原差答：“是。”滑知縣說：“你就是洪昆。你是那裏人？父親是誰？怎麼結連海寇又與蔡飛同謀。從直招來。交出蔡飛，免得用刑。”洪相公聽得有蔡飛，纔知是趙憚思陷害。洪昆說：“小人父親名洪張，土著杭州，並非流匪。父親病故，依栖岳母，與妻弟陳保元讀書。不知甚麼海寇，不知甚麼蔡飛。定是趙憚思陷害。要求伸冤。”那滑知縣冷笑道：“我知道，用刑你纔招呢。”皂隸把鐵繩盤緊，將洪昆褪了襪子，跑在鐵繩上。著兩人扭提他耳，再用棍踩住他的膝彎。滑知縣說：“洪昆，看你招是不招？”

可憐洪相公兩腿細皮白肉，那裏受得住這樣刑罰？一會兒又踩棍子。相公已昏迷不省人事。陳奶奶在衙門外放聲大哭。

這連日蔡飛還在杭城未歸，聞得此信，怒罵道：“狗知縣，你阿附奸黨，刑求善人，相公那能吃得這虧？我不如親自投案免得相公受苦。”遂闖進衙門，大叫：“滑大生，俺蔡飛來也。好生放了洪昆，與他無干。”滑知縣卻吃了一驚，說：“狗強盜做得好事！搬取大刑來！”蔡飛說：“狗知縣要大刑何用？俺實係強盜，也曾殺傷人命。殺的是污吏貪官之命。也曾搶奪貨財，奪的是橫征暴斂之財。卻不是你這狗知縣做不義之事，存無恥之心。”滑知縣冷笑說：“罵得好。我也不難為你。你畫供罷。”蔡飛畫了供。滑大生說：“洪昆，他已認了，你還不畫供麼？”洪昆說：“我無供可畫。”滑知縣說：“再踩起棍來。”蔡飛說：“相公，你不勝苦楚，就供認了罷。天或者不絕善人也未可知。”洪昆也認了供。滑知縣標兩面監牌，把兩人寄監，問成死罪。一面差人到趙家回復，一面申詳上司，專候斤詳。

再說通元子推算神數，知道洪昆、蔡飛有難，用了縮地法來到錦雞山，指點蔡小妹說：“你日後與洪昆有姻緣之分，他現在與你父親都拘囚在杭州府仁和縣獄中。你速去救他兩人。

先到西湖邊陳素娥家暫住一宿。次日施行。俺去了。”蔡小妹聽得仙師之言，不敢稍停，即刻前往。怎生打扮：

梳了個孟光的椎髻，戴了個鍍金漁婆笠，四圍拖珠。穿了大紅繡花長襖，元色繡花十八瓣油扇。白綾繡花裙，兩傍插在腰帶。露出杏黃綾繡花褲。元色倭緞鑲邊大紅滿花三寸繡鞋。

提了兩口寶劍。

直奔杭州而來。到了西湖邊，正遇見陳奶奶送獄飯哭回。

小妹說：“老奶奶，借問一聲陳素娥娘子住在那裏？”陳奶奶收了淚痕，把小妹一看，暗想道：“此女定非凡人。但不知怎樣曉得小女之名。我且問他。小娘子你何以知道陳素娥的？”

小妹說：“仙師指點我來的。”陳奶奶就忍不住說：“好了，有命了。請小娘子到我家細談。”陳奶奶陪著小妹走進門來。

素娥看見問道：“母親，這位小娘子何來的？”小妹就把通元子指點的話一一說明，舉家歡喜。次日，小妹午後妝束齊全，直到縣前，有詩為證。詩曰：

錦雞山上劍揮來，不是當年詠絮才。

殺氣千層沖犴獄，豐城石運為誰開。

蔡小妹威風抖擻，花貌娉婷。杭州城內人人喝採。這個說是賣戲法的，那個說是美男子妝了玩的。都不介意是來劫獄的。

卻跟了許多人看。走到衙門，飛身上屋。那些看閑的嚇倒了一大半。劈開牢門，殺了禁卒，將洪昆刑具打開。蔡飛見他女兒來，遂扭去刑具，駝著洪昆出獄。小妹提劍在手，無人敢攔。此時剛是一更時候，城裏纔會營拿人。小妹父女如飛出城，來到素娥家。素娥又喜又怕。蔡飛說：“此地都不能住了。我父女向南，相公向北，連夜起身。恐有人跟追。”一家灑淚，不忍離別。蔡飛說：“小女遵仙師之命，願奉箕帚。”洪昆說：“也是天定姻緣。”遂取出第六個玉蟾蜍，遞在小妹手中，就此拜別岳父，分路而去。